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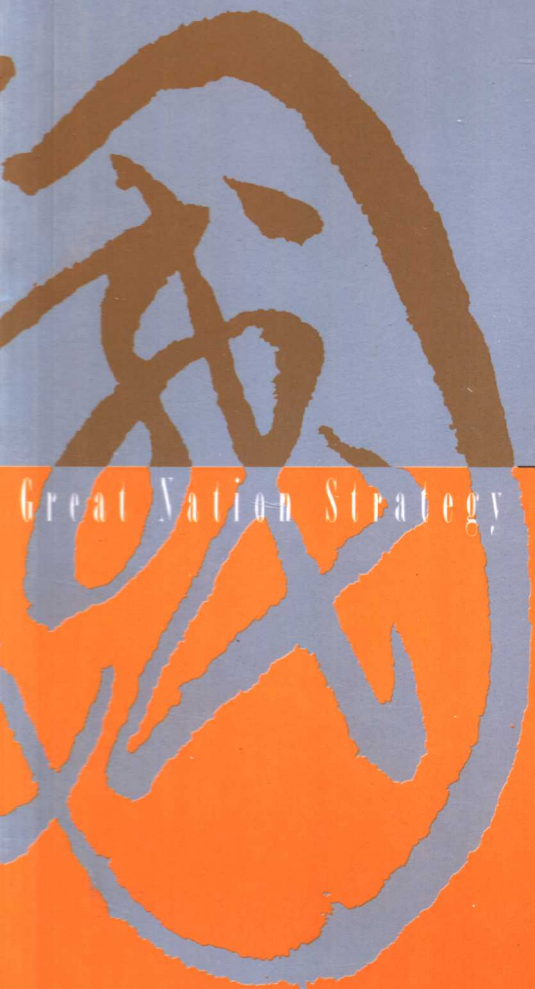


未来中国书系
FUTURE CHINA SERIES

大国战略 与未来中国

江西元 著

Great Nation Strategy and Future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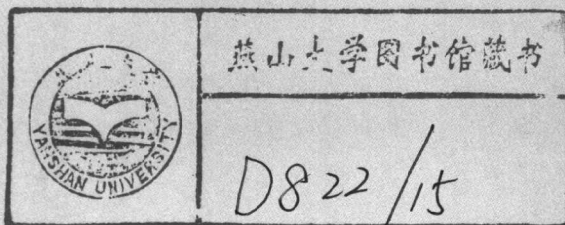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未来中国书系
FUTURE CHINA SERIES

江西元 著

Great Nation Strategy and Future China



077450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大国战略与未来中国

05
10
01

-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国战略与未来中国/江西元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9

(未来中国书系)

ISBN 7-5004-3979-2

I. 大… II. 江… III. 中外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IV. D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5059 号

责任编辑 樵 夫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炳 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永成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980mm 1/16

印 张 22.25 插 页 2

字 数 397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经历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迅猛发展之后，世界各主要国家经济纷纷进入调整时期。虽然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反全球化力量，但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停止，经过一段时期的消化与盘整，它将更加深入地影响各国经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知识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国国民经济增长和衡量一国综合国力中所起的作用也将越来越大——这些都将对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以及它们在构筑未来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产生影响。虽然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美国仍将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但全球化的发展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正在使美国逐步丧失其特性，它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中心，其全球地位与作用将趋于相对下降，而世界其他主要力量中心的国际影响力则将相对上升。目前，世界主要国际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尚未完全确立，各主要大国并不甘心接受美国所主导的“一超多强”格局，并都在为在 21 世纪形成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稳定的力量对比关系而进行着激烈的较量，其结果还很难预测。

“9·11”事件对现行国际安全秩序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凸显了国际关系中非传统安全因素（如恐怖主义、环境保护等）的影响，给美国提供了一个抢占国际关系制高点的机会。美国把彻底消除恐怖主义对其构成的威胁作为外交、安全政策的首要目标，企图通过在全球对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形成“紧逼的态势”，强化对全球事务的控制；更积极地追求绝对安全和单极统治，企图把军备竞赛引入太空领域，以拉大同世界其他大国之间军事技术和实力的差距；相对降低欧洲的中心地位，积极完善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体制，加强其军事存在；提出“邪恶轴心”论，扬言要对它们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美国强化其“单极”主导地位将影响多极化潮流的发展。虽然，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多极化发展趋势与美国“单极”战略之间的较量是由世界经济、政治力量发展不平衡这一根本规律所决定的，不会因美国政策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的逆转，但美国对外安全战略的调整一定会对未来整个国际格局走势、特别是对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中作用日益上升的美中日战略三角关系和美欧俄三角关系的发展，对未来欧亚大陆

政治安全新秩序的建立等产生重要影响，并势必导致国际关系中各种固有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使世界各个热点地区局势更加动荡不安。

美国加紧构筑由其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迫使包括欧盟、日本、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不得不相应调整各自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针对国际安全环境的这一巨大变化，各大国都在相应调整自己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美国的“单极”图谋与多极化潮流之间的对抗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总体上看，国际社会制约、抗衡美国单边主义的力量趋于上升，美国与其西方盟国之间的凝聚力趋于减弱，国际相互依存关系继续加深，地区性大国崛起难以阻挡。布什政府推行单边主义外交与美全球战略利益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美国国内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多元性，是抑制其恶性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恐怖主义活动的隐秘性和分散性及反恐战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亦决定美国不可能长期一味地单打独斗。只要美国仍需要取得反恐的国际合作，布什政府就难以在所有的国际事务中为所欲为。这些都预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国际格局仍将处于难以完成定型的过渡时期，也是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互相交叉的时期。在此期间，世界各国的战略思想和思维方式各具特色，在具体政策和应对措施上又各行其是，所有这些都增加了未来国际安全环境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使我国面临新的安全挑战，如何趋利避害、坚持和平发展，是我国战略思想界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美国在世界舞台上为所欲为，于我国不利。而“多极化”的发展，俄罗斯、欧洲和日本等力量中心地位的上升，可以起到限制美国霸权、减轻我国反霸压力的双重功效，从而使我国有折冲樽俎、合纵连横的空间。因此，我国应该继续高举多极化的大旗，但又不能把反霸与推动世界的多极化完全等同。我国致力于建立多极世界秩序的目的，并不单纯为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而是为了全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是为了增进全人类的福祉；同时，也不能把多极化世界秩序简单地等同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我国对外战略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长远国家利益与短期国家利益之间找到最好的平衡点。而通过更多地参与国际多边行动，既有利于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又能增进我们同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关系，因此，这应是一个很好的战略选择。

目 录

导 论

一、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体系的深刻变化	(1)
二、各大国战略调整的脉络与变化趋势	(4)
1. 美国战略变化简介	(4)
2. 日本战略调整简析	(12)
3. 致力于融合一致的欧盟战略	(15)
4. 中国新世纪的战略选择	(26)

第1章 变化中的国际体系与中国

一、当代国际体系变化的基本特征	(28)
1.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经济因素作用日益上升	(28)
2. 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国家主权相对淡化	(34)
3. 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非国家行为体作用增强	(37)
4. 国际关系伙伴化进一步发展,发达国家展开新一轮角逐	(41)
5. 北南关系进一步失衡,发展中国家分化加速	(46)
二、国际格局变化特征与发展趋势	(49)
1. 局部地区动荡加剧,和平与发展总体趋势没有发生 根本变化	(49)
2. “单极”倾向与多极化趋势对抗加剧,全球军备竞赛 趋于升温	(52)
3. “9·11”事件后大国关系重新调整与国际格局走势	(57)
三、当代国际体系变化与中国	(61)
1.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	(61)
2. 国际关系多极化与中国	(63)
3. 东亚区域一体化与中国	(67)

第2章 从后冷战向新冷战时期转变:美国对外大战略

一、美国构筑“单极”世界的实力基础与制约因素	(75)
------------------------	------

1. 美国构筑“单极”世界的实力基础	(75)
2. “9·11”事件与美国进行的反恐战争	(79)
3. 制约美国称霸世界的内外因素	(81)
二、后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目标和攻守态势的变化	(85)
1. “世界新秩序”昙花一现,“有选择介入”摇摆不定	(85)
2. 对外战略重心东倾减缓,美欧关系趋于加强	(90)
3. 发表《东亚战略》报告,“重新定义”美日同盟	(93)
4. 对华政策从战略模糊、对抗、“接触”,转向“全面接触”	(100)
三、克林顿政府“新全球主义”对外战略	(107)
1. 克林顿推行“新全球主义”战略的国际背景	(107)
2. 克林顿对外战略指导思想、目标和策略的变化	(109)
3. 对华战略从“全面接触”,转向“有限接触”	(116)
四、小布什上台后美国大战略调整	(126)
1. 小布什政府新“单边主义”全球战略基本走向	(126)
2. “9·11”事件后美国外交、安全战略指导思想变化	(129)
3. “9·11”事件后美国外交布局与地缘战略重心转移	(135)
4. 小布什政府对华战略	(144)
5. 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大战略理论背景之异同	(152)

第3章 21世纪日本对外大战略走向

一、冷战后日本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变化趋势	(156)
1. 冷战后日本综合国力变化	(156)
2. 日本国际经济地位相对下降,政治影响力趋于上升	(161)
二、冷战后日本对外战略变化趋势	(162)
1. 争当美欧日“三极”世界的一极	(162)
2. 从“脱欧返亚”走向“脱美入亚”	(173)
3. 依托“美主日从”,开展“欧亚大陆外交”	(182)
4. “美亚并重”,加快争当“一极”步伐	(195)
5. “9·11”事件后日本对外战略调整	(199)

第4章 冷战后欧盟及法德英三国大战略变化趋势

一、冷战后欧盟对外战略	(202)
--------------------------	--------------

1. 欧盟国际地位与综合实力变化趋势	(202)
2. “立足欧洲、放眼世界”，冷战后西欧的雄心	(205)
3. 对美离心倾向不断发展，寻求建立新型欧美伙伴关系	(207)
4. 东进、南下、北延，全方位多管齐下，触角伸向 亚、非、拉	(216)
5. 欧盟对华战略，寻求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	(234)
二、冷战后法国对外战略变化趋势	(239)
1. 建立新欧洲，摆脱美国的控制	(239)
2. 希拉克政府对外战略调整	(242)
3. 科索沃战争及“9·11”后，法国外交战略的调整	(256)
三、冷战后德国对外战略	(260)
1. 推进“泛欧进程”，发挥政治大国作用	(260)
2. 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目光转向亚洲	(265)
3. 突显外交独立性，加快谋求世界大国地位	(271)
四、冷战后英国对外战略变化趋势	(275)
1. 梅杰政府的“多边大国外交”战略	(275)
2. 依托欧洲，改善在欧洲“小三角”关系中的地位	(282)
3. 调整欧洲防务政策，进一步强化与美国的合作	(285)

第5章 后冷战时期俄罗斯对外战略变化趋势

一、从“一边倒”到“双头鹰”	(290)
1. 冷战后俄罗斯综合国力的变化	(290)
2. 从“一边倒”到“东西方并重”	(294)
二、“双鹰头”全方位外交，重振大国地位	(303)
1. 普里马科夫对外战略调整	(303)
2. 俄罗斯应对美国“单极”战略的政策走向	(307)
三、“稳定弧线”与普京的“多元外交”战略	(314)
1. “9·11”后，俄罗斯对外战略调整	(314)
2. 从“稳定弧”到“多元外交”	(322)

第6章 冷战后中国对外战略选择

一、中国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	(331)
----------------------------	-------

1. 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安全大环境	(331)
2. “9·11”后亚太地区安全环境变化的基本特征.....	(333)
3. 国际恐怖主义与中国	(336)
二、中国国际战略选择.....	(338)
1. 中国国际地位的定位	(338)
2. 中国对外战略目标与选择	(340)
参考文献.....	(347)

导论

一、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体系的深刻变化

人类社会进入后冷战时期后，以意识形态和军事对抗为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开始经历史无前例的深刻变化，主要是：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作用日益上升，愈益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世界主要国家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难以分清你我的局面；国家主权相对淡化，以国家主权不可侵犯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许多传统上属于一国特有权利的经济、社会和法律事务越来越多地成为双边或多边谈判的对象；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环境污染、气候变暖、人口爆炸、毒品走私、跨国犯罪、恐怖主义、金融危机蔓延和艾滋病传播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的界限已越来越模糊，并相互转化；非国家行为体作用增强，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凸显，使国家行为体的主导地位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数量大大增多，其活动领域不断扩大，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明显加强；国际关系伙伴化进一步发展，建立和发展多种内涵的伙伴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展开，世界主要大国先后将与其他结盟或非结盟国家建立某种形式的伙伴关系作为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发达国家之间展

新一轮角逐，美欧日三方合作、竞争关系变得更错综复杂，其经济、政治和安全关系中矛盾和合作两面都有新的表现与发展；世界地缘政治重心向亚太和非西方国家转移的进程受阻，第三世界加速分化，南北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非西方国家更难以摆脱在国际竞争力、综合国力及全球地缘政治力量等方面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逆势地位，世界政治力量对比的天平向发达国家一边倾斜，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变得更复杂、更迫切，也更加艰巨，发展中国家的处境更加困难，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受到更大的威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维护国家主权、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的斗争变得更加尖锐。

与此同时，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呈现美国综合实力增强；欧盟力量稳中有升，欧盟各国之间经济、政治凝聚力以及外交和安全上的协调与合作趋于增强，欧盟由“经济一极”向“政治一极”过渡的步伐加快；日本争当政治大国企图受挫，国际处境被动；俄罗斯的综合国力与其他大国相比差距拉大，国际影响力进一步下降；国际格局局部地区动荡有加剧之势，但和平与发展总体趋向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爆发大规模地区性武装冲突和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仍趋于下降，世界各国正在为缓和彼此之间的关系紧张状况而积极探索建立各种类型、不同层次的国际合作机制。一些新的共同安全概念，如合作安全等正在形成并被各国普遍所接受；“单极”倾向与多极化对抗加剧，美国推行“单极”战略使它与世界主要大国关系中矛盾与对立的一面上升，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等世界主要大国一方面继续保持同美国的同盟或友好、合作关系，同时，它们为提高自身国际地位更注意在规划新的国际金融体制和构筑未来欧亚大陆政治、安全新机制等方面与美国拉开距离；全球军备竞赛趋于升温，美国对外政策中单边武力色彩越来越浓，美国国会右翼势力企图建立绝对的核优势，强调军事力量至上和维护美国的绝对安全，反对通过外交手段和国际合作机制解决核军控问题等加剧了国际局势的不稳，使全球军备竞赛出现新的势头。

各主要大国并不甘心接受美国所主导的“一超多强”格局，并都正在为在 21 世纪形成一个有利于己的力量对比格局而进行激烈的较量，其结果还很难预测，多极化在更广泛层面上继续展开。无论世界大国还是地区大国或大国集团，都不同程度地以多极化为坐标，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策略，全方位或多方位地与世界建立和发展关系。多极化不仅表现在国际政治、外交和安全战略中，而且在经济、金融、文化和科技等其他方面也有所体现，这对美国谋求长期独霸世界的战略图谋形成了强大的牵制。当然，

对多极化也不能估计过高,它还只是一种趋势,或只是许多国家追求的一个目标,事实证明,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和形成是一个复杂、曲折、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的历史进程。但世界走向多极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欲独步天下,既不得人心,也力不从心,美国的实心与其实力相比仍相对不足,求和平,谋发展,要稳定仍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基本政策取向,美国难以主宰世界。

正在多方面展开的国际关系多极化有助于削弱美国控制世界事务的能力,对中国根本的国家利益来说是利大于弊。但争取实现美、中、欧三极世界秩序(而不是尼克松的五极世界秩序),不失为是一种更为理想的政策选择。其一,有利于缓解我国寻求建立多极世界的战略方针和策略上仍需要继续执行以协调为主的对美外交路线这两者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与冲突。中国在致力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同时,加强与美、欧在一些共同关心的全球和地区问题的政策协调和战略磋商,不仅使多极化的发展不会损害中国通过保持良好的中美关系而获得的各种战略利益,而且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趋势来改善、加强自己的国际战略环境,增强自己在大国外交中的地位。此外,它还有助于逐步打消美国对中国长远的对外战略意图所存的疑虑,并使中美两国能够继续在抑制日本军事力量的增长,削弱俄罗斯战略武器的威胁,保持亚太地区长期和平与稳定等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充实、加强双方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其二,有利于分化美日同盟和抑制日本的大国野心。加强与美欧的战略合作,将削弱美国国内主张“联日制华”一派势力的社会、政治基础和该派对美国亚洲政策的影响。美国的亚洲战略是通过武装日本和加深美中经济相互联系,使亚太地区形成由美国主导的战略均衡体系。其三,有助于使我国摆脱在日本军事大国化问题上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客观上,日本加快走向政治、军事大国的步伐对最终形成一个真正的多极化世界无疑具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从中国和其他许多亚洲国家的切身利益和国民感情等许多方面看,又很难接受这一政治现实。特别是未来由美、中、日、俄四个力量中心所主导的亚太新秩序,定会使美国在寻求与中国加强战略合作关系时,继续有节制地鼓励日本走军事大国的道路,利用日本来牵制中国,从而使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美日联手对付中国战略态势长期化,使中国更难在亚太地区确立自身的战略优势地位。更重要的是,亚太地区出现多极共处或中日“双雄”并列的格局,以及日本成为军事强国将使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更加复杂,并给台湾造成更多的可乘之机,使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状况有可能

长期化。

二、各大国战略调整的脉络与变化趋势

1. 美国战略变化简介

“9·11”事件强烈地冲击了大国传统的安全观念、安全思想和安全战略，并迫使大国从根本上重新考虑涉及国家安全的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直接遭受打击的美国不得不进行重大的对外战略调整，并重新审视其对紧迫威胁来自何方的看法，改变外交、安全战略的轻重缓急。美国利用“9·11”事件对现行国际安全秩序产生的强大的冲击波，抢占国际关系制高点。美军在阿富汗得手后，变本加厉地推行“单边主义”战略，打着彻底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的旗号，更积极地追求绝对安全和单极统治，企图通过在全球对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形成“紧逼的态势”，强化对全球事务的控制。为此，美国相对降低欧洲的中心地位，积极完善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体制，加强其军事存在；把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挑战，作为对外安全政策的核心；提出“邪恶轴心”论，扬言对它们进行“先发制人”打击。布什政府实施的“新霸权主义”对外战略是由美国根本国家利益和当前国际力量对比的基本状况所决定。它势必导致国际关系中各种固有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使世界各个热点地区局势更加动荡与不安。

冷战结束后，美国大战略指导思想、地缘战略重心和战略目标、外交布局 and 策略手段等经历了几次重大调整。冷战时期，欧洲、大西洋一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中心，苏联是美国最注意的国家，北大西洋组织各盟国是支撑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支柱。苏东剧变后，乔治·布什政府开始认真考虑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并公开扬言要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在地缘战略上，布什政府把稳定美苏关系，促使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并进而将其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作为重点。布什政府还把凭借美国在海湾战争后的有利地位，建立在它领导下的中东新秩序作为它的“新世界秩序”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布什政府按照美国《外交季刊》主编威

廉·海兰的“有选择地脱离”战略思想，认真考虑减少美国驻扎在韩国的陆军部队，以适当从国外收缩力量，减少美国在海外承担的安全义务。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事态发展使美国决策层多数人逐渐认识到，对美国来说，冷战后的世界，实际上更加动荡和捉摸不定，一场正在发生的深刻的世界经济、政治和安全结构变化，可能会从根本上危及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

比尔·克林顿打着变革和重建美国经济的口号入主白宫。克林顿的当选反映出冷战结束后，美国选民注意力转向国内问题，广大中产阶级对美国社会现实日益不满，希望要求能够改变美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的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和低投资率状况。同时，美国主流社会逐渐认识到，要在后冷战时期继续称霸世界，必须首先解决好美国经济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提高国际竞争力以便在关键生产领域重新确立和巩固对日本和德国等西方国家的优势，并解决和缓和美国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因此，克林顿上台后，根据外交为内政服务的宗旨，开始采取“有选择地积极介入”政策。为了给冷战后美国对外关系确定一个新的总体框架和前进方向，并根据冷战后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重新调整美国与世界主要强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克林顿将经济安全、军事实力和促进民主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其中又把振兴经济、扩大外贸、拓展国际市场作为施政重点和内外政策的核心。在全球地缘战略上，克林顿政府采取了东攻西守战略方针，即在欧洲静观待变，采取有限介入或有选择介入的方针，同时积极地向亚太倾斜，实质上把“消除日本经济势力急剧膨胀对美国”全球霸权“构成的威胁”放在国际议程的首位。

克林顿还按照其“扩大战略”，把要求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有重大改进作为其对华政策的核心。美国挥舞人权大棒，对中国颐指气使，严重恶化了中美关系的政治气氛，使两国双边关系起伏不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麻烦不断。克林顿上台后美日、美中关系同时恶化使美国国内以基辛格为代表的，一贯主张对中、日采取平衡政策的战略家受到美国决策层的重视。在他们的推动下，克林顿政府开始偏离民主党传统的对日政策，正式摒弃在中、日两国孰轻孰重问题上有意推行模糊战略的传统政策，明确地选择日本作为建立美国主导的国际新秩序的全球战略盟友，而把中国看成是未来潜在的战略对手。克林顿政府通过调整东亚战略，“重新定义”美日同盟，开始与日本联手，制衡中国。这表明，美国国内各派对中国将来强大后究竟在世界上将扮演何种角色，对中国长远的国家战略意图和目

标感到心中无数，并担心中国将会奉行强烈的民族主义对外政策和在国际关系中坚持自己的一套准则及政策主张，从而导致美中两国利益冲突增加。而美国把东亚战略的坐标和重心放在加强自身实力地位上，既是为了增加对中国的战略威慑，迫使中国在与外部世界的经济、政治利益关系日益加深之后会更慎重地选择成为一个与美国、西方国家加强合作的国家，也是为了万一今后中国的内外政策和国内经济、政治变革进程没有朝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和中美关系趋于恶化，不断走向对抗时，美国可以更多地借助日本和韩国等国的力量与中国相对抗。

此外，它还反映美国对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后能否丝毫不影响到美国在香港日益增长的利益感到没有把握，同时，又担心香港主权和平过渡的成功将会增强台湾岛内“统派”的力量，推动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向有利于大陆的方向发展，因此，美国想通过强调将长期保持其在亚太地区前沿军事力量来给台独势力打气，并增强美应对台海两岸关系紧张或危机的能力。

1995年年中后，为阻止欧盟对美离心倾向的进一步发展，美国外交天平重新偏向欧洲，并采取了诸如出兵波黑、推动北约东扩等一系列强有力举措，使欧洲地缘政治在许多方面出现了有利于美国的变化。美国对华政策亦从战略模糊、对抗、“接触”，转向“全面接触”。

同时，克林顿政府对外战略指导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按照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兹比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其1997年出版的代表作——《大棋局》中提出的一些战略构想，从全局上重新对美外交做了部署。布热津斯基一贯主张，与中国实现“大和解”。他认为中国在美国欧亚大陆地缘战略中的作用相当于欧洲，比日本的分量更重。如果美国不能与中国就地缘战略达成共识，美国就将失去在亚洲大陆的政治立足点。因此，他主张与中国在广泛的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布热津斯基还提出，美国在未来一代人或更长的时期内能不能保持自己的霸主地位，主要看它能否继续控制欧亚大陆和保持美国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因此，美国需要在这一大陆的西边致力于建立大欧洲，并努力将俄罗斯融入统一的、民主的大欧洲；在东边，则需要与中国实现“大和解”。至于日本，则主要是利用其巨大的金融力量，为美国建立新全球秩序服务，引导到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中去。布热津斯基主张，把中国作为未来美国在亚洲的主要合作伙伴，实行“抑俄”、“轻日”、“重华”的大国外交战略，并争取在美国失去一超地位之后，世界上能够出现一种由美、欧、中

三极主导的世界新秩序。按照布热津斯基的这一战略思想,克林顿政府在亚洲开始实行一种新的混合战略,一方面致力于对华“全面接触”,同时又按照基辛格所重视的均势理论(或平衡战略),努力使中日两国保持力量均衡。即在军事安全上,加强同日本之间的同盟关系,以牵制中国的崛起,与此同时,又通过加强同中国的政治联系和不断加深美中相互经济利益关系,迫使日本对美国做出更多的让步。

1997年年中后,美国外交指导思想、战略重心、议事日程的先后顺序以及实施手段等方面都出现重要变化,美国大战略变得更具冒险性和进攻性。为确保全球战略优势,克林顿政府加紧实施以加强美国经济安全和军事实力为基础,并以“领导、参与和扩展”为核心内容的“单极”战略。首先,在指导思想上,克林顿政府基于对国际形势变化趋势所作的乐观判断,积极推行所谓“更富有进取精神的新全球主义”。美国对外战略更具冒险性与进攻性,更倾向于用武力打破世界政治现状,推进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实现。克林顿政府相继出台了诸如“面向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新“东亚安全战略报告”等纲领性文件,从全球、地区、国别不同层次和经济、安全等不同领域调整了外交战略、策略,并重新安排了外交议事日程的先后顺序。

在地缘战略上,克林顿“单极”战略把重心放在强化欧洲的战略地位和北约机制;实施北约新战略概念,确保以美国主导的北约为中心来构筑未来欧洲政治、安全新秩序,改造美欧联盟,使之成为美国领导的“全球民主国家共同体”的核心等方面。此外,克林顿政府调整了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威胁事态的顺序。过去,克林顿政府一直是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放在首位,而“新全球主义”战略则将防止在欧亚大陆出现可能在地区称霸的国家的出现放在第一位,并明确地把中、俄视为未来可能会对美国霸权地位进行挑战的“潜在对手”。

克林顿政府实施其“单极”战略的策略特点:一是企图超越联合国,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勾画世界政治蓝图,建立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的全新的国际政治体制,首先是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的所谓“民主国家联盟”或“民主国家俱乐部”;二是大幅度地增加了军费开支,并决定研制和推进国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三是决定对形式各异,且不符合美国 and 西方国家利益的种族、民族冲突更多地进行武力干涉;四是提升中亚、高加索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并制订了咄咄逼人的新中亚战略;五是决心利用美国在经济全球化中所处的优势地位和美国所控

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建立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全新的世界贸易和金融体系；六是适当松动了美国对外经济制裁政策。

20世纪90年代后期，克林顿政府在战略上“西攻”得手后，再一次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并采取了攻守兼备的新策略。如果说，1996年美日同盟重新定义主要目的还在于守，那么，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从1997年后热衷于搞所谓的预防外交、推动日本通过《日美防卫新指针》及相关法案，积极鼓动日本修宪，支持日本在亚太地区安全体系中发挥更多的作用等，就更多带有战略进攻的成分。特别是1998年下半年后，这一趋向更加明显。克林顿政府从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为应对共和党的批评，在对华政策方面，开始从“全面接触”后退，转而采取“有限接触”政策，主要是：总体上保持“全面接触”政策的基本框架，谋求在不损害美中双边关系和地区安全合作以及在一些全球性问题上进行战略磋商的条件下，在人权等一系列问题上加大对中国的压力，以迫使中国进一步降低关税和取消对经济活动的限制，将中国更紧密地融入以市场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为此，克林顿政府对中国的定位加上了新限定词，即：美国希望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对建立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承担责任的稳定、开放、繁荣的国家；亚洲和平与繁荣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负责任的成员所发挥的作用，而美国同作为一个伙伴的中国在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方面的合作能否取得成功又取决于美中之间能否建立一种将得到双方国内持久支持的富有成效的关系。克林顿政府给美中关系划定一条新界线，是为了在基本保持美中关系大局的前提下，使美国舆论和朝野各界人士可以在“潜在的中国威胁”上大做文章，并以此为美国开发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在亚太地区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造势，提高对华谈判的筹码，使美国在与中国进行讨价还价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克林顿政府还决定：在军事和政治上重返东南亚，积极谋求同东南亚国家加强军事联系，比以往更明确地表示要介入南中国海问题，在亚太战略中逐渐把南沙问题视为对美国的“安全威胁”之一；增加对台军售和进一步密切美台军事关系；更积极地加强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加大对南亚政策调整的力度，竭力拉拢印度，使之成为抗衡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力量，抵御伊斯兰势力的前沿防线和美国亚太安全体系西翼的战略支点；积极确立美、中、日三国力量平衡，并相应调整对华军事战略，强调要对中国加强战略威慑和前沿围堵等。